

【情色小說】

男人失樂園

情無可戀，情慾無可憾，
藏在心上一抹夢；
理不清他們之間，
愛怨情痴兩片哀淒。

陳南◎著





創作新典 38

男人失樂園

作者 ● 陳南
校對 ● 陳桂芳 張淑芬
美編 ● 張珍瑤
封面設計 ● 自由落體

出版者 ● 號角出版社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471號
發行人兼社長 ● 陳銘礪
社址 ● 臺北市文山區福興路82巷6弄8號
電話 ● (02)935-7363(代表線)
傳真電話 ● (02)935-7370
郵撥 ● 15308132號角出版社
排版 ● 文淵企業有限公司
內文印刷 ● 三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製版 ● 長城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初版 ● 中華民國84年4月15日

定價 ● 170元
國際書碼 ● ISBN 957-620-156-X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煩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本書所有圖文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翻印



情色小說



男人失樂園

陳

南◎著作

【目次】

冷香纏夢(序言).....	006
【卷一】 因果.....	007
再見！香港.....	008
FAREWELL, HONG KONG.....	016
戀·父I.....	033
戀·父II.....	040
第一個情人I·第三人稱.....	051
第一個情人II·第一人稱.....	058
小王子I.....	068
小王子II.....	081
小王子III.....	092
一封美國的來信·織夢II.....	104

【卷二】 旅行·····	一一八
旅人·····	一一九
情鎖上海·····	一三四
情陷南中國海·····	一四一
短篇小說·····	一五八
我說：高雄，你好嗎？·····	一六九
【卷三】 繭愛·····	一八一
戒子·····	一八二
苦戀·····	一九三
化蝶·····	二〇五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二一五
【卷四】 夢十夜·未完·····	二三一
夢三夜·空城·····	二三二
夢六夜·織夢·····	二四五

冷香纏夢（序）

泰半我是噤默，彷彿不慎吐出字句，便要玉石俱焚。

有時，慣了某種生活。

就會變得不習慣自己。

一直在寫，細數竟已過了整整十年。

韶華易逝。

我早不復年輕。

忽然想起W、H、⑦他們三個。

曾那般讓我生生滅滅、往往復復。

感情線上的主幹。

現在。

左手、右手捉都捉不住。

也無風雨也無晴。

謝謝社長，對我的指引。

謝謝母親，對我不斷的慈愛縱容。

【卷一】



因
果

再見！香港

他又點了煙。

來香港的這些天，煙抽得特別凶。

他，Sam。

和James在赤柱的French餐廳喝下午茶。

腳旁大包小包，剛剛在赤柱市場採購，絲織、麻料、泰國、大陸、工藝品、衣服，都是回台灣送人的。

三月中，下了陣春雨，浪也顯得涼冷。

「這幾天真麻煩你了。」

「不會不會，好快！明天你就回去了。」

「打擾夠多了，你再請假，老闆大概就不要你了！」

James 哈哈大笑，整個身子往後仰。

第一次見到他，也是這樣。

那時候，Sam 還在唸書，一天下午蹺課看電影，黑漆漆地，此起彼落的笑聲呼應銀幕的荒誕，突然鄰座的人打翻手中的可樂，潑了他一身，Sam 身子一震，手忙腳亂地，那人連說：對唔住對唔住。Sam 眉頭暗皺，香港人，淡淡回句'It's ok！'便起身去廁所。

在鏡前忍不住吐了吐舌頭，自認倒楣。

那人跟了進來，一臉無辜，Sam 只有禮貌地點點頭，那人搔搔腦袋瓜子，整個身子往後仰，尷尬地大笑。

便這麼相識。

那種笑法似乎便一直定格下來。

「想什麼？」「這幾天。」

James 聳聳肩，把玩著打火機。

其實他們有段時間斷了聯絡。

Sam當兵、退伍、工作，而James回香港。

一直到了都作廣告，才又搭上線，倒是很巧，Sam Copy、James Art。

好像前陣子才談到來香港玩的事，没多久Sam辭掉工作，就來了。

到香港那天，下了點小雨，人也陰陰暗暗，偏偏接機的人又遲到，Sam靠牆，望著啟德機場來來去去的人，看看錶，一個半鐘頭，香港人，工作第一，揸起行李，攔輛計程車直往中環置地廣場。

香港似乎沒有不熱鬧的地方，到處是人，路小小地，Sam盯著窗外這個陌生城市，說不上喜歡或討厭。

到了James的公司（第二十七樓），等了好一會兒才見到他，當然少不掉他的招牌笑法，夾雜一串生澀的國語。

窗外的雨突然大了起來。

剎時有些唐突的情緒翻攪，一下子又過去，來不及清理，James推推眼鏡發呆。他們的話不多，也都笨得不會找話題。

一旁的Jazz慵懶地，表示還是Tea Time。

某晚的夜色在不知不覺中滲了進來——他們從天星碼頭搭渡輪回九龍，維多利亞的夜景，帶點憂鬱的浪漫，搖搖擺擺地，海風鹹冷地，他一把搭他肩，兩個人圍著一條圍巾，混雜著一絲絲煙味。

James低低哼首曲子，飄飄忽忽，倫永亮的他年（廣東版是何日），Sam也跟著唱，國語、廣東，兩種心思，在波浪中游盪。

他手一揚，煙落在藍黑的浪頭，夜就熄了。

第一次坐地鐵他發現，車門開關之間只有十五秒，站的距離大約七十秒，於是，每個人行色匆匆，Sam看著這個忙碌的城市，渾身不習慣。

James住旺角窩打老道，一個人，家人在加拿大，九七之前會移民過去，這裡似乎安靜些，雖然人潮車潮未減，倒是未沾染五光十色的都市調調。

晚飯後，他們趴在陽台前，環視波光流離的街頭，不夜的香港，妖嬈的女人，有一種末世世紀的畫面。

他擦未乾的髮，濕漉漉，James也亂撥他的髮。「吔！幹嘛。」「Just for fun。」

My hair。」像兩個小孩，他搔他的癢，他抓他的胳肢窩，狂狂笑不停，一直一直笑，累了便倒在沙發上，他賴在他的肚子上，兩人喘著氣，有一搭沒一搭笑著。

James 大手一伸在眼前揮揮，Sam 才回過神。

「幾點鐘？」「三點一刻。」「我突然想起王家衛的阿飛正傳。」「時間。」「對！」「從這一刻起——」「我要再抽根煙。」「哈——哈——我也來一根。」

Sam 清醒了一點點，有部份的情緒在醞釀，有部份的感覺被混過去，是的，這一刻如此清楚。

窗外的雨仍未歇，多了兩桌客人，老外。

「我坐地鐵好不習慣，什麼都快，壓迫性，好像什麼都來不及。」「Me too。」「Really。」James 點點頭，滿是微笑。

「知道嗎！離我上次去海洋公園，已經有十幾年。」「真的。」「那時大概唸小四。」半晴半陰的上午，他們都穿牛仔褲、球鞋，也戴了帽子，Sam 還揸個包包，裡頭裝滿了零嘴，下了巴士，便急急往海洋公園衝，直像兩個孩子般。

從入口的海豚噴泉便開始拍照，捉狹地很，由於不是假日，園內人潮不多，只有一些大

陸遊客；在金魚大觀園裡還打打鬧鬧，引起工作人員側目，James拉著他，快快逃往纜車站，一路都哈哈大笑。

搖搖擺擺的纜車裡，他搭他的肩，告訴他：這裡深水灣、那是淺水灣，他看著，也看著他，細長的睫毛，在光線裡閃閃閃呀，一種美感。Sam突然地明白，累積這麼些年的東西是什麼，他凝視他的側面，看得出神。

James用力打他的腦袋瓜子，扮個鬼臉。「發什麼呆？」「我在看那邊的景色。」「哪邊？」James一回頭，Sam貼近他的頸子，一模一樣的味，Y. S. L Jazz，他們用同樣的香水，忍不住得意的笑起來，笑聲在空中搖搖擺擺。

看了海洋劇場的表演，坐了一連串的遊樂設施，他們叫得嗓子都啞了，中午在休閒區吃午飯，還是氣喘喘地。「真看不出你會做沙拉、三明治。」「怎麼，我那麼粗線條。」「嗯！有一點。」「不過，單身就這樣，什麼都得自己來。」「女朋友？」「哈——哈——哈」「這算答案？」「當然不是。」「那是什麼。」「耶！你怎麼這麼關心這個問題。」「我們是好朋友，不然誰來CARE你。」「我不信。」「難道你以為……」「我這麼迷人，你，愛上我了。」James輕輕吻了他的臉頰，帶著一串笑聲揚長而去，Sam坐著，又咬了一口三明治。

望著他的背影，說不出話來。他是開玩笑的，他是開玩笑的……忍不住在心中反覆唸道，偽裝了二十幾年，沒有一種感情會輕易洩底的，見不得光的那一面，早已被謊言密密麻麻防衛住，這種事傷不了他的。

可是，感情畢竟有最脆弱的地方，最女性化最纖細，而且面對自己真正在意的人。他是開玩笑的，Sam振振說了一次，他寧願和他作朋友。

James帶著霜淇淋回來，遞給Sam。

「剛剛被我嚇到了吧！」「還好。」「那再來一次。」「S. K. B。」「What ~」「神經病。」「你說什麼。」「台語。」「耶！怎麼可以這樣，讓我聽不懂。」「嘿！嘿！」Sam得意地扮了鬼臉，掩飾了所有的不自然。

雨勢小了些，收拾好東西，他們冒著雨搭車到蘭桂坊，吃法國菜，然後湧進五光十色的DISCO跳舞，渲洩這最後的夜晚，蒙太奇的畫面，迷迷濛濛的男女，巨大音箱傳來一聲聲的呻吟、喘息，整個舞池都被愛撫著，曖昧的光影，無邊的激情，忍不住吻他，深深地。

夜，莫名的墮落。

回到家時，已經凌晨了，他們帶了半打Beer，毫無節制地狂飲，一口一大口一大口，喝

——喝——爲了醉。

James 笑著無聲地，狠狠摟他，跌進沙發。

他把小鐵環套進他的無名指。

Sam 把玩著，他的手纏住他的手。

他清楚，他們只是微醺。

「再幾年我要老了，你，懂嗎？」

Sam 沒有回頭，只是想起地鐵站，飛奔而去的車廂，連面孔都看不清的速度。

這是香港，什麼都太快，來不及。